

華神研究中心研討會 (2001.3.26)

福音派宣教典範與跨典範的溝通

周功和老師

本文的目的是要從福音派的立場回應後現代詮釋學，肯定福音派宣教典範的某些重要的成分，以及探討福音派的典範轉移。三個議題都與「跨典範的溝通」有關。

一、導論

正式討論三議題之前，需要提供一些定義。本文的「定義」其實是初步的描述，不是觀念的澄清¹。

所謂「福音派」，是一個超宗派、超國界、跨文化、跨民族的族群，對福音與教會的使命有共同的想法²，並有積極的宣教行動。

「典範」或「範式」，來自 Kuhn 的思想，有不同的用法。按 Kuhn 的用法，一個科學典範是某個科學族群用來作他們的「解謎」活動的導引。典範包含模範性的「謎的解答」、理論體系、研究規則和價值觀與世界觀³。Kuhn 認為可以按社會行為來規劃科學族群，然後用族群來規劃典範⁴。若把宣教神學也當作是一門廣義的學科 (科學)，則可以討論宣教神學的典範與典範的轉移。

所謂溝通 (communication)，即一方把所要傳的訊息用某些方法，傳遞給另一方，而收訊者則從事「解碼」，即詮釋所收到的訊息。溝通不一定是單向的，可以有回饋，成為雙向的或多方向的⁵。詮釋是溝通的過程的一部份。

二、後現代詮釋學的批判

Gadamer 指出，不同的人 (作者、讀者) 處身於歷史洪流的不同點中，因此視域不同，對世界的解釋不同，但共同地經歷同一個世界。因此，藉對話與辯證過程，可期待共同語言的產生，以及視域交融 (fusion of horizons) 與意義的構成⁶。若用 Kuhn 的術

¹ 模糊的描述可以很有用，參 Ludwig Wittgenstein, *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*, 3d ed, transl. G.E.M. Anscombe (New York: MacMillan, 1958), p.41e.

² 參看 "The Amsterdam Declaration," (2000), <www.amsterdam2000.org/declaration.asp>。

³ Thomas S. Kuhn, *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2d ed (Chicago: U. of Chicago Press, 1970), pp.128-9, 175。「謎的解答」是 puzzle-solution。

⁴ Kuhn, *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p.177-8。

⁵ 也有雜音、心理偏見等。參 Peter K Chow, "Analogical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heory to Semantic Problems," *Bible Translator: Technical Papers* (July 1980), pp.310-8。

⁶ 加達默爾，《詮釋學 I：真理與方法》，洪漢鼎譯（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），1993年，頁488，

語，則是藉跨典範的溝通達到典範之間的交融。

這是可能的嗎？Kuhn 認為典範之間有不相容與不能協調的視域 (incommensurable viewpoints)⁷。不同的典範裡同樣的字眼有不同的意義，以致典範之間的溝通遇到困難。Derrida 認為超越、恒久的概念不存在，因此每一字或詞的定義必牽涉其他的字詞，永無窮盡⁸，而且語言或文字的脈絡也一直在改變。因此要一直延後 (defer) 決定話語或文本 (text) 的意義。如此 Derrida 解構一切被認為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或主義或解釋或方法--除了他自己的理論。

Bosch 在《更新變化的宣教》中，描述一個後現代的典範的出現，並認為它對宣教學是一種考驗⁹。宣教牽涉三個視域：一是宣教者需要與幾千年前聖經的作者達到視域的交融，然後，若是跨文化的宣教，還要與宣教對象的視域交融。聖經的作者，宣教士與宣教的對象往往是屬於三個不同的文化，而若如 Derrida 所說，正確的詮釋不可能，則宣教與宣教學受到嚴重的，甚至致命性的打擊。

另一位後現代哲學家 Rorty 認為沒有絕對的真理。任何一個族群的世界觀只要是整全，適用，就是「對」。所謂的世界觀或文化，即某族群所養成，互相依賴，共同面對黑暗的風俗習慣¹⁰。

所謂的「黑暗」，就是沒有絕對真理的盼望。Rorty 很主張對話。既然大家都沒有絕對的真理，族群之間應不停地溝通，達成不勉強的協議或彼此容忍的異議，以致天下太平。他也特別指出，溝通時不要談宗教信仰¹¹。

Rorty 特別欣賞 Kuhn，因後者不把科學的偉大成就歸功於「科學方法」。Kuhn 認為科學典範的轉移不是純理性或邏輯的作業，乃是類比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轉換¹²。如此，Kuhn 重新制定了文化地圖。不只是沒有真理，連一套客觀的，尋找真理的方法也不存在。

Rorty 對 Umberto Eco 表示失望¹³。Eco 是傑出的後現代小說家與語義學家，卻反對無約束的詮釋。Eco 認為文本不是開放性的宇宙，任讀者有無限的聯想。本文的目的是製造模範讀者 (Model Reader)，而這讀者能揣摩到作者的用意¹⁴。讀者需要投身於「詮釋循環」(hermeneutical circle)，逐步求近，並且要考慮到文本整體的意義的一致性，不要斷章取義¹⁵。Rorty 的回應是，不同的讀者讀同一文本，可有不同的反應、解釋與應用。Eco 對 Rorty 的回應的回應很妙。他說，Rorty 的回應顯示他有仔細閱讀他

參頁 482-5。

⁷ Kuhn, *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.200.

⁸ Jacques Derrida, *Writing and Difference*, transl. Alan Bass (Chicago: U. of Chicago Press, 1978), p.280.

⁹ David J. Bosch, 《更新變化的宣教：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》，白陳毓華譯，(台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)，1996年，頁465-91。

¹⁰ Richard Rorty, "Pragmatism," *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* (Minneapolis: U. of Minnesota Press, 1982), p.166.

¹¹ Richard Rorty, "Religion as Conversation Stopper," *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* (New York: Penguin Books, 1999), pp.168-74.

¹² Richard Rorty, "Thomas Kuhn, Rock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," op cit, pp.175-6.

¹³ Richard Rorty, "The Pragmatist's Progress: Umberto Eco on Interpretation," op cit, pp.131-47. 原載於 *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*, Stefan Collini, ed (Cambridge: Cambridge U. Press, 1992), pp.82-108.

¹⁴ Umberto Eco, "Overinterpreting Texts," *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*, p.64.

¹⁵ Eco, "Overinterpreting Texts," pp.64-6.

人文本的能力，而且符合一個模範讀者的條件¹⁶。

Kuhn 不贊同 Rorty 的相對主義，令 Rorty 費解¹⁷，因 Kuhn 的基本立場實在也是相對主義。可能的答案是，Kuhn 是看到在舊的典範中，儀器與方法的精密度一直有提升，才能發現與舊典範相矛盾的自然現象，使舊典範陷入危機¹⁸。從廣義的詮釋學來看，自然科學家詮釋自然現象，而文學家是詮釋文本。若 Kuhn 認為自然科學的典範轉移是基於舊典範的詮釋能力的精密度提升，他當然不會同意 Rorty 那種無約束的詮釋學。

福音派詮釋聖經的方法稱為「歷史文法釋經法」，強調釋經者必須集中在作者身上，為要使自己可以了解作者的意思，又能向別人解釋¹⁹。換句話說，釋經者應是被聖經的文本製造為「模範讀者」。近幾十年來，因語言學的進步，福音派的聖經學者認為「歷史文法釋經法」的精密度有所提升²⁰。

至於跨文化、跨典範的溝通，Kuhn 與 Derrida 的看法不同。雖然 Kuhn 認為典範之間有不相容，不能協調的世界觀，但卻提供了一個跨典範溝通的流程。第一步是停止使用術語，轉用日常語言與另一典範的成員溝通。Kuhn 稱之為翻譯，並且引用聖經翻譯的權威 Eugene Nida²¹。第二步是學習另一典範的「範例」(exemplars) 或「謎的解答」(puzzle-solutions)²²。對學習自然科學的同學來說，這就是做課本每章後面的習題。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即按 Wittgenstein 所說，學習另一族群的「語言遊戲」。第三步是經歷「完形」(Gestalt) 的變更²³。只有部份的人能達到完形的變更。有些人努力很久，仍然無法開竅，無法在新典範中作創意性的研究。Kuhn 也把學習新典範類比學習一個新的語言。當學習者發現他不必先翻譯成母語而能直接使用新的語言時，他便成為雙語者，也經歷了完形的變更。

Eco 與 Kuhn 讓我們看見，Derrida 與 Rorty 的詮釋學立不住腳。Kuhn 的跨典範溝通法也顯示出 Rorty 的那種對話法是膚淺的。追求完形變更的溝通才是具有深度的溝通。

以上對後現代詮釋學的批判是初步的批判，因沒有針對基要的問題，即相對主義。這一方面留到下一節才處理。

三、約翰福音與福音派宣教典範

福音派接受聖經的權威，所以其宣教典範必須是來自聖經的詮釋。任何違背聖經的宣教神學，福音派都不能接受。唐書禮 (Philip H. Tower) 在回應 Bosch 的《更新變化的

¹⁶ Eco, "Reply," *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*, pp. 139-41.

¹⁷ Rorty, "Thomas Kuhn, Rock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", p.118.

¹⁸ Kuhn, *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p.64-5.

¹⁹ 黃錫木，〈歷史文法釋經法之再思〉，《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》，27 (1999.7)，頁 81-107。

²⁰ 語言學的進步，例如 James Barr, *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* (London: Oxford U. Press, 1961)；Moise's Silva, *Biblical Words and Their Meaning* (Grand Rapids: Zondervan, 1983)；卡森，《再思解經錯謬》，余德林，郭秀娟譯（台北：校園），1998；Vern S. Poythress 的十二格言也值得參考。參 *Symphonic Theology* (Grand Rapids: Zondervan, 1987), pp.69-91.

²¹ Kuhn, *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.202.

²² Kuhn, *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p.187-91.

²³ Kuhn, *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.204。參 Wittgenstein, *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*, p.194 所討論的 "duck-rabbit"。

宣教》時，指出 Bosch 忽略了約翰福音，尤其是該福音對「世界」(kosmos) 的看法²⁴。為了補充 Bosch，以下就跟隨唐書禮，在約翰福音裡尋找宣教的神學。約翰福音的開場白是：「太初有道」，「道」(Logos)是「語言」，是「上帝自我表達」²⁵。這位有位格的「道」，是上帝自我表達或啟示的最高峰。上帝的自我啟示是一種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溝通。以下我們以溝通為主題，根據約翰福音，分三點來建構宣教典範。每一點都以「送訊者」、「訊息」、「收訊者」與「訊息的詮釋」²⁶ 四個範疇來「包裝」約翰福音的內容。

1. 上帝的傳道工作

雖然約翰福音第一章的主角是成肉身的「道」而不是上帝，但最基本的傳訊者是上帝，因「道」是語言，是受生者 (monogenēs)，而上帝是太初的說話者 (創一 3)。

若上帝是傳訊者，那麼他所傳的訊息是甚麼？答案可以是「道」或「名」，因耶穌在釘十字架前，向父禱告說：「...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...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」(約十七 6)。他也說：「...你所賜我的道，我已經賜給他們」(十七 8)；「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，還要指示他們...」(十七 26)。上帝的「名」代表他的性格或本性²⁷，即他諸屬性的統合。上帝的道啟示他的名。換句話說，上帝所傳的訊息是他自己的本性。傳訊的方法不只是講話，而是差遣那位獨一無二的愛子 (monogenēs) (三 16)，使那有位格的「道」成了肉身 (一 14)，叫人看見了耶穌，就是看見了父神自己 (十四 9)。

若是上帝是傳訊者，而耶穌是訊息，顯明上帝的本性，那麼收訊者是誰？答案是世界 (kosmos)。「神愛 kosmos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...」(三 16)。唐書禮對約翰福音的 kosmos，做了仔細的字義研究。Kosmos 可以是人類所居住的世界，也可以是領受啟示的人類²⁸。Kosmos 有負面的含意，是黑暗的，受撒但所轄制 (三 19；十二 31；十四 30；十六 11)²⁹。若不信耶穌，世界裡的人是要滅亡的 (三 16)。

既然上帝愛這世界，向這世界啟示自己，那麼這世界如何詮釋上帝傳來的訊息？約翰說：「光照在黑暗裡，黑暗卻不接受光」(一 5)。「光」是指神的獨生子 (一 8-9)。「不接受光」可譯為「不能勝過光」。兩種譯法都表示世人抗拒上帝的啟示。約翰也說：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，世界卻不認識他」(一 10)。「不認識」，表示世人對上帝的自我啟示有錯誤的詮釋³⁰。第十一節的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」描述同樣的情況，就

²⁴ 唐書禮，〈被遺漏的基本典範：約翰著作中的向「世界」(Kosmos) 宣教和 Bosch 的聖經宣教典範〉，沈其光譯，《更新變化的宣教》，頁 714-39。原載於 *Evangelical Quarterly*, 67 (April 1995), pp.99-119。

²⁵ 參 D. A. Carson, *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91), pp.114-7。

²⁶ 大致上是按照 Shannon 的通訊系統。參 Claude E. Shannon & Warren Weaver, *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* (Urbana: U. of Illinois Press, 1949), pp.33-4。關於收訊者 (receptor) 詮釋訊息的功能，參 Charles H. Kraft, *Communication Theory for Christian Witness* (Nashville: Abingdon, 1983), pp.89-108。

²⁷ 參 Carson, *John*, p.558。Martin Erdmann 認為上帝主要是要彰顯他的榮耀。參 Erdmann, "Mission in John's Gospel and Letters," *Mission in the New Testament: An Evangelical Approach*, ed. William J. Larkin Jr. & Joel F. Williams (Maryknoll: Orbis, 1999), pp.213-5。彰顯榮耀與彰顯「名」是同一回事。參出埃及記三十三 18-19。

²⁸ 唐書禮，〈被遺漏的基本典範〉，頁 726。

²⁹ 唐書禮，〈被遺漏的基本典範〉，頁 726-8。

³⁰ 唐書禮，〈被遺漏的基本典範〉，頁 730-1。

是詮釋的失敗。不過，世界裡面有一部份的人接待耶穌，就是「信他名的人」，上帝就賜他們權柄成為上帝的兒女（一 12）。至於人如何能正確地詮釋上帝的啟示，容在下面才討論。

福音派的宣教典範肯定宣教是上帝親自所作的工，也肯定世界的黑暗。在這一點上，記得 Rorty 也提到一種沒有真理的黑暗。不過，福音派相信上帝的自我啟示，承認「光照在黑暗裡」，也知道墮落的世界抵擋上帝的道，「黑暗卻不接受光」。福音派肯定所傳的道有永恒的道 (Logos) 為依據，所以拒絕相對主義。反過來講：唯有永恒的道是真理的依據，所以我們否定所有其他的知識的基礎。

2. 耶穌的傳道工作

創造宇宙萬物的「道」（一 3），成了肉身，住在人中間，彰顯恩典、真理與上帝的榮光（一 14）。在彼拉多面前，他說他來到世界，是要為真理作見證（十八 37）。在第十七章的禱告中，他說：「...你我賜給我的道，我已經賜給他們...」（十七 7）。可見耶穌與天父一樣，是傳訊者。耶穌是父所差遣的宣道者³¹。

耶穌所傳的訊息，不限於語言的道，也包含使水變酒、潔淨聖殿、醫病、餵飽五千人、叫死人復活等徵兆³²，證明他彌賽亞的身分，指向他的死與復活³³。他也為門徒洗腳與為門徒禱告。他死在十架上，成為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（一 29），然後他從死裡復活，證明他是賜生命者（一 4；十 10；十一 15；十四 6）。他復活後有一次向門徒顯現時，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：「你們領受聖靈」（二十 22）。同一次，也對他們說：「...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」（二十 21）。由此可見，耶穌的傳道工作並不是到他復活為止，乃是在復活後，有更大的傳道工作正要展開。

耶穌傳道的對象，所謂的「收訊者」是誰？答案並不是自明的，乃是需要仔細地看文本，才能得到準確的答案。在「好牧人」的講論中，耶穌說：「...羊也聽他的聲音。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。把羊領出來...羊也跟著他，因為認得他的聲音」（十 3-4）。可見有一等人，稱為「自己的羊」（idia probata），能正確地詮釋主所傳的道。這些人是誰？肯定不是第一世代所有聽耶穌講道的人，因耶穌對一些人說：「只是你們不信我，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」（十 26-27）。可見耶穌的羊，就是那些信他的人。在同一章裡，耶穌提到另一些人：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這圈裡的。我必須領他們來，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，並且要合成一群，歸一個牧人了」（十 16）。這些圈外的羊是誰？Carson 認為圈外的羊是後來要信耶穌的外邦人³⁴。這樣的解釋有第十二章的支持。那裡記載有希臘人來找耶穌，耶穌就以此為一個兆頭，顯示「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」（十二 23）。隔了幾節，耶穌又說：「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，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」（十二 32）。若歸納以上的討論，我們可以說，耶穌在世界上時，向他

³¹ Andreas J. Köstenberger, *The Missions of Jesus and the Disciples according to the Fourth Gospel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), 1998, pp.31-7, 99-111.

³² 「徵兆」，一般譯為「神蹟」，原文是 *sēmeion*。英文譯為 "sign"，比較準確。

³³ Köstenberger, *Missions of Jesus & the Disciples*, pp.60-72.

³⁴ Carson, John, p.38; Eerdmann, "Mission in John's Gospel & Letters", pp.218-20.

所接觸的人傳道，而聽道的人中，有一部份是他「自己的羊」，就是信他的人。耶穌復活得榮耀後，藉門徒向萬族萬民傳道，而在這些人中，有一部份也是他的羊。主的羊有很大的福氣：「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，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」（十28）。

為甚麼對耶穌所傳的訊息有如此不同的詮釋，以致收訊者要被分為「羊」與「非羊」？有些人不但不信耶穌，而且還恨他（十五23-25）。唐書禮提醒我們，kosmos是抵擋真理的。要正確地詮釋耶穌的道，除了「信」以外，約翰福音還講到另一個關鍵性的因素，就是聖靈的工作。人若不是從聖靈而生，就不能「見」或「進」神的國（三3,5）。「重生」與「信」有密切的關係，因「重生」的下文就是「信」（三12,15,16,18）。聖靈為耶穌作見證（十五26），並使人「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、自己責備自己」（十六8）。可見上帝的道的正確詮釋，不是人本的作業，乃是需要聖靈的工作。

Kuhn對跨典範溝通的分析，包含「完形」的改變（Gestalt change），即皈依（conversion）³⁵的經歷。Kuhn使用心理學與宗教的字眼，為了要強調科學典範的轉移，是脫胎換骨式的世界觀的轉變。不過，Kuhn的分析，仍然侷限於人本的或唯物的層面。約翰福音所講的皈依，是指著受造物領受造物主的訊息，經歷到聖靈的重生，信靠成肉身的道。神的道所跨越的鴻溝，遠超過典範之間的差距。不過，筆者認為Kuhn對跨典範溝通的分析，在跨文化的溝通上，仍然很有用，因此對宣教工作有幫助。

3. 門徒的傳道工作

耶穌對門徒說，「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」（二十21；參十七18）。耶穌離開世界後，門徒繼續傳道的工作，而且宣教工場，即「收訊者」，是包含撒瑪利亞人（四35）與「萬人」（十二32）。Köstenberger指出在約翰福音裡，「門徒」一詞所涵蓋的範圍漸漸地擴大，由耶穌身邊的幾個人（一37-43），擴大到遵守主道的人（八31），「結果子」的人（十五1-8），到任何因門徒的話而信耶穌的人（十七20-21；參十八1）³⁶。因此，所有信耶穌、遵守主道的人，都是「門徒」，都被耶穌所差遣，為上帝的道的「傳訊者」。

門徒所傳的訊息，應與上帝與耶穌所傳的相同，即上帝的名（十七6,26），或他的自我啟示，而上帝的自我啟示的高峰，即成了肉身的道（一14），耶穌基督。約翰福音從頭到尾，都是為耶穌作見證。從第一章的「太初有道」，「看哪，神的羔羊」，到廿章的「我的主、我的神」，就是要讀者「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並且...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」（二十31）。換句話說，約翰希望每位讀者都成為「模範讀者」，正確地詮釋，以致於信。

門徒被差派，在世界中為基督作見證，必須經歷苦難。世界既然恨耶穌，也會恨他的門徒（十五18-21）。門徒必須要有捨命的心志（十二24-25）。好在有聖靈的同在，為

³⁵ Kuhn, *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.204.

³⁶ Köstenberger, *Mission of Jesus & the Disciples*, p.149.

門徒的保惠師，引導門徒進入真理（十四 17，26；十六 13）³⁷。

傳道的工作不只是話語的傳播，也是生活。道是成了肉身，而這「道」在世界裡的工作包括為門徒洗腳。洗腳是奴僕的職責，所以這舉動有很大的震撼力。耶穌跟著說：「你們也當彼此洗腳」（十三 14）。猶大離席後，耶穌又說：「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。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」（十三 34-35；參十五 12-14，17）。可見傳道的工作與彼此相愛，是不能分割的。訊息的「包裝」，必須包含彼此相愛的團契生活，而彼此相愛與信徒之間的合一（十七 21，23，25），是同一回事³⁸。若不能相愛，就不能傳遞正確的訊息。若不能傳播正確的訊息，收訊者如何正確地詮釋上帝的道呢？當然，筆者不是說，為了宣教成功，所以應彼此相愛。正確的動機，應是愛耶穌的心。愛他的人遵守他的命令，彼此相愛（十四 21-24；十五 10）。

福音派強調聖經的權威，所以若確定是來自聖經，就有義務要接受，若違背聖經，就不接受。以上三點，是從約翰福音與傳播學的觀點，建構宣教神學。這並不是說，福音派的宣教典範，已解決了所有的問題。沒有客觀的觀察者，會說福音派的信徒，在彼此相愛或合一上，做得很完美。其實是相當不完美。若在這方面不完美，則我們所傳的訊息有問題。若訊息有問題，肯定宣教典範也有問題。既然如此，下一步應是福音派的自我批判。

四、福音派宣教典範的轉移

耶穌給門徒一條新命令，要他們彼此相愛（十三 34），也說，愛他的人必遵守此命令（十四 15，21，23；十五 12-14，17），並且遵行此命令會使世人認識門徒是屬基督的（十三 35）。彼此相愛也是禱告蒙應允的條件（十五 16-17）。當我們反省宣教典範時，應考慮到耶穌這些教訓。筆者的假設，是宣教的不成功，與福音派教會在遵行這些教訓上的虧欠，直接有關。

台灣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不是基督徒，而這比例幾十年來沒有顯著的更改。教會仍舊未能在基層群眾中把福音傳開，而且現在還要面對一種資源雄厚的、入世、積極傳教的佛教的競爭。除了佛教以外，還有一貫道、道教、新紀元運動等。不但有來自異教的挑戰，也有文化多元化與科技所帶來的挑戰。青少年似乎是屬於一種普世性的 e 世代文化，有自己的語言、音樂、審美觀、價值觀。網際網路所帶來的，不只是豐富的學術資料，也把色情帶入百姓的家中。社會正在經歷激烈的變遷，包括離婚率急遽的上升，單親家庭的增加等等。宣教神學如何回應這些挑戰？

台灣的教會分了許多派別。教會之間的不合一肯定對宣教有負面的影響。若合一暫時是遙不可及，那麼派別之間至少應開始對話，從事跨典範的溝通，促進彼此了解。福

³⁷ Erdmann, "Mission in John's Gospel and Letters", pp.220-4.

³⁸ Köstenberger, *Mission of Jesus & the Disciples*, p.211.

音派的內部可再分為保守派與靈恩派，彼此之間有一定的張力，與非造就性的批判或攻擊。

把宣教典範的問題歸納為愛心的問題與神學的問題，相信不會錯到那裡去。以下分兩方面來思考福音派的宣教典範轉移：先討論內部的合一，然後探討神學的性質與方向。

1. 內部的合一

基督教內部的不合一，使宣教事工受虧損，也是上帝所不喜悅的事（十七 11，21-23）。Westminster 神學院的教授，John M. Frame 的神學很保守，卻提倡宗派之間應追求合一，並提出了一些創意性的措施³⁹。其中之一項，是和氣地討論教義的議題，特別考慮到對方所關心的問題⁴⁰。有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可成為福音派內部對話的範例 (exemplar, puzzle-solution)，即 1995 年在美國費城保守派與靈恩派的對話。有四位代表不同立場的神學家聚在一起，從事跨典範的溝通⁴¹。當然，他們所代表的典範，彼此之間的差距本來就不太大。Shapere 曾指出，典範之間的異同可有不同的程度，不一定是 Kuhn 所講的那種不可相容的差別⁴²。費城座談會的四種立場是：(1)終止論，(2)開放卻謹慎，(3)靈恩第三波，與(4)靈恩第一、二波。討論結束時，雖然四位都沒有改變立場，卻能彼此接納與彰顯在基督裡的合一與彼此的尊重。這場座談會的遊戲規則，值得模倣。至於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對話，可參看天主教與路德宗（信義宗）所公佈的〈因信稱義教義的聯合聲名〉⁴³。不過，Frame 仍然堅持，信聖經權威的，與不信聖經權威的，無法合一⁴⁴。追求合一，應視為一種彼此的服事，正如耶穌束上帶子，替門徒洗腳，服事門徒（十三 4-5）。

2. 神學的性質與方向

討論宣教典範的轉移，不能不談神學典範的轉移。已故的宣教學家 Harvie M. Conn⁴⁵，建議福音派的神學應有六方面的改進⁴⁶。筆者不準備一一的述說，只挑選這六點中的一些原則，作為福音派神學的自我反省。

Conn 認為傳統福音派的系統神學過份偏重邏輯，失去了聖經啟示的歷史性。我們

³⁹ John M. Frame, *Evangelical Reunion: Denominations and the Body of Christ* (Grand Rapids: Baker, 1991), pp.159-69。

⁴⁰ Frame, *Evangelical Reunion*, p.166。

⁴¹ 參 Wayne A. Grudem, ed., *Are Miraculous Gifts for Today? Four Views* (Grand Rapids: Zondervan, 1996)。

⁴² Dudley Shapere, "Meaning and Scientific Change," *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ed. Jan Hacking (New York: Oxford U. of Press, 1981), pp.55-9。

⁴³ "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," Catholic Church &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, 1999, < www.catholic-convert.com/writings/justification.html >。

⁴⁴ Frame, *Evangelical Reunion*, p.167；參約翰福音十 4，16，26-27。

⁴⁵ Harvie M. Conn, (1933-1999), Th. M., Litt. D，曾在韓國宣教十多年，然後在 Westminster 神學院任教（1972-1999），大力提倡城市宣教，也是筆者的老師與榜樣。

⁴⁶ Harvie M. Conn, *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: Theology, Anthropology, and Mission in Dialogue* (Grand Rapids: Academic Books, 1984), pp.224-60。

處身於救贖歷史的洪流中，而且活在今世與來世重疊的張力中，與新約的作者們一樣。我們從事神學研究，一方面承認新約作者有聖靈的默示（提後三 16），所寫的是特別啟示，而我們的神學非特別啟示。另一方面，我們要效法他們，向他們那時代的人說話。我們所傳的道，應是包裝成「收訊者」所能明白的訊息，所以神學必須本土化，與聽者的需要關聯化。一九八二年的〈漢城宣言〉如此說：

我們居住在亞洲的人，必須面對傳統宗教的復興、在壓迫下為公義的奮鬥、極權的主義與政權、傳統價值觀與貪污與現代消費主義之間的張力等等。為了面對這些，我們發展我們的詮釋工具⁴⁷。

筆者在本文的第二節肯定了歷史文化的釋經法。現在跟隨 Conn 要補充說明，該釋經法既要有救贖歷史的觀點，又要把聖經應用在百姓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上。

Conn 推薦 Frame 對神學的定義⁴⁸：上帝的道在生活的各方面的應用。Frame 認為「應用」，即新約裡的「教導」（didache, didaskalia）。當然，聖經並不是每樣事情都有講。例如，我若想知道電子的質量，聖經裡沒有答案。我需要學習一套理論體系，去實驗室找答案。可是聖經有提供完整的世界觀與價值觀，可以應用在生活的每一方面。除非能應用，否則就未能正確地詮釋上帝的道。這定義不但配合神學的本土化與關聯化，而且還要求神學必須本土化與關聯化。Conn 與 Frame 反對象牙塔中純學術的神學研究，似乎是同感一靈。若神學非純學術，那麼那些沒有受過專業神學訓練的信徒，可能在生活應用上，對一些經文的了解，勝過牧師或神學院的教師。第三世界貧窮地區的信徒，沒機會受高深的神學教育，也可以在某些應用方面，對聖經的詮釋，勝過已開發國家的神學家⁴⁹。因此，跨文化、跨學術的對話，有其必要。若有愛心，就可做到。

Conn 也提醒宣教士要仔細觀察「收訊者」的文化與聆聽非信徒的話。他提到 Don Richardson 的理論⁵⁰，就是上帝已在未聽過福音的人的文化中，做了預工，而宣教士應按收訊者文化中的某些傳統（如：myths），來講解福音。不過，要避免相對主義⁵¹。

Kuhn 在這方面又可以派上用場。他指出，雖然兩個典範的世界觀不同，但仍然可以把一個典範的「解答」（puzzle-solution），移植到另一個典範中，如牛頓使用了加侖略的一些「解答」，雖然兩者的世界觀不同⁵²。

約翰記載耶穌的一次跨文化⁵³、跨性別、跨宗教的宣教（四 5-26），就是在井旁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。我們看到耶穌先放下身段，為自己的需要向那婦人提出請求，有耐心地回答她的神學問題，並按她的實際生活處境，提出救恩之道。耶穌的溫柔、忍耐、與處境化，是考慮到「收訊者」的需要。若有愛心，神學的研究必定是為了分享上帝的

⁴⁷ Conn 所引用。 *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*, p.254. 筆者譯。

⁴⁸ Conn, *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*, p.220. 我們引用 Frame 後來出的書。 John M. Frame, *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* (Phillipsburg, New Jersey: Presbyterian & Reformed, 1987), pp.81-5.

⁴⁹ Conn, *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*, pp.332-3.

⁵⁰ Conn, *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*, pp.327-8; Don Richardson, *Eternity in Their Hearts*, revised (Ventura, California: Regal Books, 1984).

⁵¹ Conn, *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*, pp.329-30. 但 Conn 反對 Richardson 所提倡的 diffusionism.

⁵² Kuhn, *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*, pp.139-40.

⁵³ 有些宣教學家認為猶太文化與撒瑪利亞文化之間的溝通，是「近文化」，而非「異文化」的溝通。

愛，也必定是往本土化與關聯化的方向發展。

伍、結論

本文利用 Eco 與 Kuhn 的思想，批判了後現代詮釋學的相對主義，肯定了福音派的歷史文法釋經法，也按約翰福音與傳播學的範疇，建構福音派的宣教典範。

福音派的宣教典範相信永恒的道成了肉身，彰顯上帝的本性，把真理帶入黑暗的世界。正如父上帝差遣他的獨生子，同樣，上帝的兒子差遣他的門徒，繼續在世界裡為真理作見證。福音派的虧欠，最主要是愛心的不足與不合一。

本文也針對傳統福音派的神學提出了批判，認為它以往是過份象牙塔、與世隔離與失去了宣教的導向。筆者跟隨 Harvie Conn，建議福音派的神學應追求本土化與關聯化，並跟隨 Frame，強調除非能應用神的道，否則沒有正確的詮釋。不過，對教會的不合一與宣教神學的不成功，最基本的診斷仍舊是：缺乏愛心。這診斷來自約翰福音。

被愛者才能愛（約十三 34-35）。道已成了肉身，彰顯恩典與真理（一 14）。我們這些蒙聖靈重生（三 3，5），信奉耶穌基督的人（三 16），是蒙愛的人。既然如此，筆者對福音派宣教典範的轉移，與跨典範的溝通，仍抱樂觀的態度。